

金闸往事

夏筱翊

“白洋有水皆春色，三桥无土不黄金。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G318国道上这一幅对联，让人印象深刻。金闸，是三桥镇下辖的一个村。多年来，这个仅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长满了故事。

大名鼎鼎的黄庭坚就与三桥镇金闸有着不解之缘。

1996年10月开始，我有幸在怀宁县三桥镇服务十年。一开始担任常务副镇长，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分管大农业。万亩白洋湖灾害频仍，当年冬镇政府就组织十多个村的群众进行水利兴修，加高培厚解放闸大堤。

1999年元月，我当选为三桥镇镇长。全镇25897口人，农业税及附加84.73万、镇统筹109.49万、村提留31.63万、特产税10万，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000万斤，全靠这26301亩土地。

土能生金，关键在人。春节后的党训班上，我宣讲毛主席的农业八字诀法：“土、肥、水、种、密、保、管、工”，号召全镇因地制宜，“粮油棉、麻丝茶、糖菜烟、果药杂”一起上。还请农技站长胡以华讲解软盘抛秧和早育稀植的优势、要领以及注意事项。我深知：乡镇干部只有少跑码头，多下村头，常蹲田头，才能住进老百姓的心

头。这一年，三桥发大水，而粮食总量没有减少。在实验片里，相邻田块对比，实行软盘抛秧和早育稀植的大田比常规栽插的大田亩产高8%左右。老百姓高兴地说：“软盘抛秧确实好，以后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。”

良法已经见效，下一步要关注良种。

2000年，全镇早稻推广舟优903、嘉育948、浙9248等优良品种，重点是香两优68杂交稻1500亩，其中金闸村有500亩高产示范片。选择金闸，是因为这个村支部班子比较强，1990年代初，金闸就是全县二十个小康村之一。春耕后，我们实行农技站技干包片，镇干部包村，深入田间地头，指导生产，对种粮大户进行重点帮助。7月，“早杂”即将成熟，金闸大畈黄澄澄一片，田野好像铺了一张金黄色的大毡毯。7月6号，全国优势杂交稻示范会议在怀宁召开，中科院院士、“杂交稻之父”袁隆平等近200名专家在省科技厅厅长唐承沛、安庆市市长赵树丛等领导陪同下到三桥金闸“两系早杂示范片”调研指导。

袁隆平先生对村书记程益杰说：“你们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好，交通便利人勤劳，杂交稻一定会丰收。”

这一年，“早杂”获得巨大成功，经过专家测产，最高亩产569.5公斤，最低420公斤，亩均501公斤，比对照田块增收105公斤。粮食部门收购时，“早杂”加价0.5元/百斤，全镇增收20多万元，老百姓尝到了甜头。2001年3月16日，省农委、省科委等部门就“农业科技发展纲要”进行调研，专家告诉我们：“香两优68”品种列入了国家“863计划”。

第二年，经党委政府向县政府和主管部门争取，金闸大畈实行农业综合开发——田成方，路成行，树成林，渠成网。村两委一班人白天在工地配合施工，晚上到农户家上门做工作。不幸的是，村书记程益杰累倒在挖掘机旁边。安庆市立医院专家检查后，催促抓紧转院。家属委托上海某医院路青医生（三桥镇龙门村人）联系了病房，很快就入住了，检查的结果很不好。那时候还没有新农合，程书记的孩子们还在读书。

一边是欠下的巨额医疗费，一边是村里急需人手的工地，程书记选择“逃离”上海。

此时，我已任镇党委书记，镇里的财力捉襟见肘。面对优秀村干的困

难，我们不能熟视无睹。在党委会议上，我提出了“全镇党员缴纳特别党费，帮助程益杰书记走出困境”的建议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。三天内，全镇共收缴特别党费8843元。其中8443元归还所欠医院医疗费，400元转给生病的邻村书记程联生的家属。

然而，全镇党员的爱心，没能留住程益杰书记。他于2003年腊月十四日永远离开了我们，终年56岁。

二十年来，三桥已经有七位村书记先后去世，其中有四位逝于任上。

多年以来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年清明前夕去他们坟前燃一炷心香，聊聊过往。



夏筱翊，在基层工作20多年，已提前退休。现致力于研究怀宁地方文史。

稼先路上

何诚斌



听见布谷鸟的叫声，我正在高河镇稼先路95号的一间储藏室里，从一堆杂物中查找一份上个世纪本县一位煤矿工人的部级劳模材料。已经三天了，差不多快决定放弃时，布谷鸟“播谷播谷，播谷播谷”催耕的声音透过窗户，有节奏地落到犹如荆棘密布的纸质材料上，我竟然觉得接到了垦荒造



何诚斌，作家，自由职业者，现居怀宁。作品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杂文选刊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大公报》等全国报刊百余家，出版著作十余部。

田、耕种不辍的指令。

这便是县城布谷鸟鸣叫的意义所在？许许多多农民身份置换，进行着各种与农业无关的工作，建筑工人、环卫工人、超市店员、快递小哥、出租车司机、保安，以及工厂流水线工人，他们在稼先路上工作，在稼先路上奔跑，在稼先路上一如我听到“播谷播谷”？布谷鸟是唤他们回归农村兼顾庄稼，还是提醒他们要保持农民勤劳的品质？车间机器轰鸣，布谷鸟的声音抵达不了工人的耳朵，倒是可以传到稼先路的机关单位、服务窗口……传到我所在的位置。

“劳模劳模，劳模劳模……”布谷鸟这样叫起来，我会心一笑，然后继续在资料堆里查找。

中午，布谷鸟从附近的林子里飞走了，声音渐渐远去。我面朝南，稼先路的南端是稼先公园，我的身后稼先路一直延伸到北端工业园。平时，我没怎么在意这两个园的关联性，这时忽然被一种“时间感”带入并建立起我与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即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。

时间。他去世前遗憾地说：“我的动作不够快……”

1984年8月15日晚，皖江影剧院宿舍楼发生火灾，工人汪永跃奋不顾身，直冲五楼，毅然跳进火海，用尽全力拉开被大火堵死的卫生间房门，力图切断气源。这时，一声巨响，液

化气钢瓶因高温引起爆炸。他被燃烧的气浪击倒，造成大面积的严重烧伤，因抢救无效，不幸去世。

时间。他在沉没水底前用手势表达：“你们快上岸，不要顾我了……”

1998年7月2日下午，石牌镇9岁女孩潘丹丹和12岁女孩潘静，玩耍时落入皖河。货车司机卢军、印刷厂工人潘春节和邮电局职工潘曙光，来不及脱下衣服鞋袜，立即扑进水中，向抱在一起挣扎着的两个小女孩游去。最后，两个女孩得救了，而卢军献出了生命。

时间。……

一份份资料，在我手上非常沉重，将时间凝固，我使劲地托住，不使其掉入乱纸堆中。我想，不可让他们永远只属于他们的时间而再无其它。我遇到了他们的时间，在稼先路一栋大楼内。我感觉这是一种召唤，因为来此之前，我拒绝了数份工作。我必须对他们有个交代，无论历史跨度多大，总有一些时间要成为节点，融入我的气息。

不久前，也是因搜集劳模资料，我去了一趟稼先公园内的邓稼先生平陈列馆。在邓稼先众多荣誉证书中，看到了一张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证书，一张“两弹一星”功勋证书和一枚奖章。奖章的外圈三分之二由金色麦穗组成。邓稼先出生于书香世家，在他尚未被大众所知的年代，家乡人多知道邓石如因书法篆刻成就闻名海内外，邓以蜚以美学建树影响全国，而直到1986年人们才知道邓石如的后人、邓以蜚的儿子邓稼先的名字，才知道他隐姓埋名28年献身国防的事迹。邓氏祖居“铁砚山房”由田畈、林地环绕。稼者，禾之秀实也；

先者，时也，本也。农人知稼先，科学家知稼先，所有劳动者无不知稼先。

邓稼先临终前说：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……”

邓稼先的精神时空，春天布谷声声，“播谷播谷”，会转换为“蘑菇蘑菇”吗？夏天布谷切切，“割麦插禾”，会变成“准备点火”吗？

离开邓稼先生平陈列馆前，我看了一下邓稼先与杨振宁并肩而立的合照，立即想到了与稼先路平行的振宁路。“振宁”的意思特别明朗，如杨振宁在《父亲和我》一文中所说：“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。安庆当时也叫怀宁。父亲给我取名‘振宁’，其中的‘振’字是杨家的辈名，‘宁’字就是怀宁的意思。”而“稼先”二字，在我看来，比“振宁”多了一种寓意，也多了一份内涵。振宁若是口号，稼先便是落实。振宁若是使命，稼先便是践行。无疑，“振宁”和“稼先”是两位科学巨匠送给怀宁最珍贵的文化遗产。从审美的角度看，宏大叙事的小切口进入，便是劳动创造福祉，体现民生的祈求。

振宁路与稼先路，由数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贯通，而振宁学校不在振宁路，稼先学校也不在稼先路，却有一所每学期容纳3500余名少儿在此启蒙的独秀小学。明示与隐喻，无所不在，这正是这所县城所需要的，她还很年轻，道路两旁的樟树还不够粗壮。

再次听到布谷鸟的叫声，我已经找到公开资料之外的煤矿工人评选劳模的事迹材料。一个过去很久的时间，急驰过来，将我引到它对于个体生命丰盈的那一刻，矿井下的掘进，“爆破爆破……”，依然是“稼先稼先……”同传呼唤。